

春秋集注

四



春秋卷第五

張洽集註

文公

名興僖公之子夫人聲姜所生謚法慈愛惠民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羊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傳內史叔服公羊傳會葬禮也

夏四月丁

巳葬我君僖公。

五月而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伯衛

也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劉氏曰錫命者何命為諸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乃於廟命之喪未畢而命之非禮也。既畢喪而不受命於天子亦非禮也。

大子七

春秋卷五

七

叔孫得臣如京師。

杜氏註得臣叔牙之孫。傳拜錫命也。高郵孫氏曰文公即位未嘗如周而天子使

大夫來錫命公受命矣又不自朝而使得臣往其不臣可知矣。

衛人伐晉。

霸主聲臯致討不自反其不仁無禮之臯乃稱

兵以伐之故書人臯孔達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晉侯伐衛圍戚取之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

會之戚衛地在頓丘衛縣西。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頹

公羊穀梁作髡。不言其父而言其君者稱世子以見有父之親稱其君以見有君之尊而商臣於二者之義絕也。推原其故由楚子頹在位

四十六年更齊桓晉文之時僭王獨夏力爭諸侯齊桓既歿益肆憑陵詐行戰勝執宋成齊毒被中國及城濮之敗聲勢消沮欲易世子謀及

婦人自取篡弒蓋夷狄無道之極感應之理故至於此後世如匈奴頭曼魏拓跋珪唐安祿山史思明朱全忠本朝西夏曩霄皆以夷狄盜

賊毒被天下中國不能制而受禍於其子積不善之餘殃于載一律故商臣之惡特書之使為君父者知謹履霜之戒以此坊人猶有在位日

久驟欲廢立議論不決以啓庶人劭之禍如宋元嘉之王者。

公孫敖如齊。

始聘通嗣君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

彭衙秦地杜氏註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今屬同州白水縣。秦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晉侯禦之及秦

師戰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程子曰越國襲人秦臯也忘親皆惠晉惡也秦經人之國以襲人雖憤無可為辭矣故來不稱伐晉不論秦而與戰故書晉及憤以取敗故書敗績。丁丑作僖公主 公羊傳為僖公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

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不時也。今按事亡如事存故作主以象神而祭之禮既葬作主於墓不終日而虞祭不忍一日忘親也僖公元年四月葬今乃作主慢而違禮甚矣。三月乙巳及晉虒父盟 傳晉人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虒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虒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胡氏曰不書公者抑大夫之拉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為公諱取存臣子之禮也。夏六月公孫敖

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隴公羊穀梁作陽縣東有隴城鄭地。傳公未至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自十

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胡氏曰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望欲雨之詞而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秋七月即八月嘗雨矣而不書八月雨見文公不以民事繫憂。八月丁卯大事于

大廟躋僖公 大事者因嘗祭而禘僖公于廟大合自周公伯禽裕嘗公羊所謂毀廟之祖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也躋升也僖公乃閔公之臣子宜禘于閔公之下今用宗人夏父弗忌非禮之言升僖公於閔公之上故三傳以為逆祀蓋昭穆祖禴至是逆亂故特書以譏之按此乃吉祭而不言者閔二年書已明此主為逆。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傳晉先且居宋公祀書也。子成陳轅選鄭公

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程子曰秦以公子憤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殿稱人。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三年之恩

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娶者大吉也非當吉也其為吉者主乎已以為有人心者則宜於此焉變矣。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

師戰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程子曰越國襲人秦臯也忘親皆惠晉惡也秦經人之國以襲人雖憤無可為辭矣故來不稱伐晉不

論秦而與戰故書晉及憤以取敗故書敗績。丁丑作僖公主 公羊傳為僖公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

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不時也。今按事亡如事存故作主以象神而祭之禮既葬作主於墓不終日而虞祭不忍一日忘親也僖公元年四月葬今乃作主慢而違禮甚矣。三月乙巳及晉虒父盟 傳晉人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虒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虒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胡氏曰不書公者抑大夫之拉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為公諱取存臣子之禮也。夏六月公孫敖

人鄭人伐沈沈潰

沈姬姓國社氏註汝南平與縣北有沈亭今按漢志汝南治平與故沈子國今屬蔡

州。傳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常山劉氏曰兵加而民潰君之不能可知矣

夏五月

王子虎卒

傳翟泉之盟王人王子虎也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胡氏曰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

以同盟而致恩禮是以私情害公義也

秦人伐晉

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

殺尸而還。今按秦穆公既歸自殺而作秦誓矣然彭衙及此役猶以報復為事豈非悔過之心不能勝其恥敗之心而至此乎秦伯書人臯

秋楚人圍江

江見僖公二年

雨螽于宋

記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傳晉侯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

○不書地盟于晉都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公羊穀梁並無以字。公羊傳

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讓也其為讓奈何伐楚為救江也。胡氏曰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臯晉宜

大合諸侯聲臯致討庶幾震恐而江圍可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疆國豈能濟乎然則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今按

楚商臣無父無君乃欲致患於江是禽獸逼人甚以中國諸侯為已任者豈得安居而以伐楚之任付之大夫而已乎晉襄不能率諸侯乘

此時誅之此春秋特書以正其不能奉天討之臯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自是而後公至多書前乎此者遠不能詳故多略也

夏逆婦姜

于齊

程氏曰納幣在喪中與喪昏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稱夫人人嚴吉凶之辨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正以有父子之親而三年之

喪哀戚之至也國君為風教之首而納幣於喪中此聖人所深痛故變逆女為逆婦姜不復成其夫人之禮以見人倫之本既已大失矣何以正是國人而為後嗣之基乎

楚人滅江

江之不祀晉襄公之無遠謀也

晉侯伐秦

傳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愚按晉襄以王

官之役不報為恥未若商臣之得志於江為恥之大也報秦而不誅商臣使亂臣賊子得以夷滅小弱逞其凶毒晉襄之為盟主末矣比事書

之深臯晉侯不以江亡為恥而敵秦怨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甯武子也

冬十有

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風氏之稱夫人僖八年詳矣。陸淳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

大九子春秋卷五

人之禮故亦書薨著其非禮。程子曰：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成風已後，嫡妾亂矣。胡氏曰：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其實，不為異辭，所以謹禮之變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珠玉曰含，含口實也。車馬曰賵。

○胡氏曰：不書來請之也。劉氏曰：王何以無天言，是非天之法也。始以妾為嫡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

君成風

陸淳曰：自葬成風之後，乃有二夫人祔廟，非禮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作毛。○召伯，天子卿。召采地，伯爵。王不稱天，與相元年歸仲子賵及今年含且賵同。譏會寵妾之葬失禮之甚也。○胡氏曰：含賵而又葬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益甚矣。再不稱天，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略也。

夏公孫敖如晉。秦人

入郟

今襄陽宜城縣地有故城。○傳郟，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郟。

秋楚人滅六

六國，臯陶之後。

杜氏註：今廬江六縣任公輔曰：地譜壽州安豐縣有六國故城，今屬安豐軍。○傳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楚公子變滅蓼。

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大子也

春秋卷五

○四

節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

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公羊傳：驩作謹。冬

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

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傳：晉初蒐于夷，命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已而大傳陽處父聘于

衛而至，遂改蒐于董。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乃以盾將中軍而為國政。及襄公卒，狐射姑怨陽處父，易其班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按左氏

則若晉國之事一聽於陽處父者，及考穀梁氏所謂君漏言則知易中軍之將乃陽處父。密言於襄公公不能謹而輕漏之，以致狐射姑之殺

處父。此春秋所以分其殺於君與大夫也。狐射姑使續鞠居殺處父事已顯，故春秋微之。襄公漏言而害成於處父，其事幽晦，故書晉殺其大

夫以明之聖人於易節之初九，明不出戶庭之理而於陽處父之事著其用以示君臣所當謹密之法。

閏月不告月

猶朝于廟

趙氏曰：天子常以每歲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告廟，所謂稟正朔也。文公以閏非

正不告月朔，但以其日至廟拜謁而已。故曰：猶朝于廟。愚按：月者取日月之會辰而定朔望者，所以定四時成歲治曆明時之政，必先于此天

子以為月而放之為諸侯而不奉以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也朝告朔也文公以為附月之餘日而不以告則亦何以朝為哉故曰猶朝于廟以譏其捨大政而謹小禮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公

羊作昫○須句見僖公二十二年註郚魯邑杜氏註卞縣有郚城今屬襲慶府泗水縣○僖公伐邾取須句旋敗于升陘邾復取之是年代邾取之因城郚邑左氏謂間晉難也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夫王穀梁作壬○父死未踰時居不言之時而欲去羣公子以啓亂階致大夫不得其死故書宋人殺其大夫以見國之所以亂者由父始死而亟改其道也昭公之見弒茲可以占矣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晉先蔑奔秦公羊傳先蔑下有以師字其說無據今從二傳蔑城○傳晉襄公之卒也大夫子少欲立長君趙盾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且近於秦秦舊好也乃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至是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大夫子以啼于朝趙盾與諸大夫患之且畏偪乃肯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訓卒利兵秣馬葺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

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今按如左氏說則書法當云晉人敗秦師于令狐今書晉及秦戰又不言敗者秦之納不正與晉逆公子雍既而悔之又謝秦皆臯也然二國之兵晉曲尤甚故秦伯趙盾皆稱人而特以晉及書且不書秦之敗深臯晉之置君而不定也先蔑書奔使秦而逆公子雍臯之也狄侵我西鄙閭秦晉之爭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扈鄭地杜氏以為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卷縣今之鄭州原武縣也○傳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程子曰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以不序諸侯與大夫之名者而見之也趙盾會諸侯靈公少故也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

泣盟泣公穀作蒞○傳莒人來請盟而公孫敖往泣之○穀梁傳曰其曰蒞前定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衡雍鄭地後漢河南卷縣有垣離城古衡雍也與扈相近○晉以扈之

後至來討公子遂會盟以報之自晉文翟泉之盟付之諸大夫文公

復以國事付之公子遂而不知一國之禮樂征伐皆自公子遂出此敬贏所以得窺伺間隙私事之以肝胎殺適立庶之禍也

乙酉 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 公羊作伊雜戎。傳遂會伊雜之戎按僖十一年揚拒泉臯伊雜之

戎同伐京師杜氏註雜戎居伊水雜水間者暴鄭地。盟晉未幾而遂會雜戎不以遂事言之者所以別夷狄於中國也。公子遂以見討而受盟于晉為取遂會雜戎以示服狄春秋以戎狄

尤不當與為盟誓故兩之以示辨內外之法 **公孫敖如京師**

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傳奔莒從己氏也。國君為天子斬衰三年公孫敖受命以赴天王之喪而懷燕

中之行廢君命而徒返已而滯奔夫不至而復已為死誅不赦之自卒况奔莒從己氏乎文公不能正典刑聖人詳書其慢王弃君忘哀廢命容

其復而後奔深以 **冬螽** **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 著魯之無政刑也

奔 司城司空也宋以武公名司空諱之曰司城程子曰宋王者後得自命官故獨宋卿書官今按照公不禮襄夫人故夫人因戴氏之

族以殺大司馬公子印司城蕩意諸來奔昭公初立已欲去群公子而致殺大夫之變今又因不禮於君祖母致大臣或死或奔春秋皆以官書所以見六卿君所與圖政者皆因君

而死亡故以國殺書之以臯昭公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天子大夫不稱使天王崩未踰年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之時所以謹君臣

之分而明其責之所歸也王喪未葬喪紀所當令於諸侯者有常禮非其道則為政者不當使出使者不當承喪事求金德索非禮特書以著

其 **夫人姜氏如齊** 歸寧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傳六年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

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使賊殺先克晉

人殺先都梁益耳愚按稱國者君與大夫以政殺之也然專殺大夫已

有臯矣加之以人豈非賤人得以與謀而政不出於一乎故稱晉人則殺之者不特君大夫

而已無政之甚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出而書至蓋夫

人與君一體寧父母而告于廟禮也前此不書者出 **晉人殺其大**

不以禮故不書胡氏所謂書之以見小君之重者也 **夫士穀及箕鄭父** 書晉人已見上凡殺二大夫或三人不書及者其臯均也書及者因殺是人而并及

之也所以著臯輕而不當殺矣胡氏曰先都士穀箕鄭父挾私怨以作亂固有臯矣然不以討賊之詞書之者靈公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

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也書人而不去士穀箕鄭父之官以示司賞刑者必本忠恕無有偏黨之意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圍也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

以懲不恪○愚按楚自城濮以來不得志於中國其君臣之心實未嘗一日忘也趙盾為政無志於庇諸侯則已今欲攘楚而大庇中夏正當力懲其始以振中國之威乃視為常役而緩不及事諸大夫之師及鄭而楚已囚鄭公子而去豈奉天討拯焚溺之舉哉楚子之聞宋殺申無畏也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嗚呼夷狄之敏於猾夏如此而趙盾自失攘却之幾乃如彼此春秋所以悉人之也

夏狄侵齊楚得氣去而狄交侵矣故書以病晉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陰盛

冬楚子使椒來聘椒穀梁作菽○椒闞椒闞穀於菟從子○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衣服曰襚杜氏謂秦慕諸夏欲通於魯因有翟

意也

葬曹共公比哉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臧文仲伯莊公末已與閭國政蓋魯之名大夫也而四十餘年間國政多疵文公尤甚由其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故夫子尤譏其竊位蓋仁者已欲立而立人故不仁之臯蔽賢為首也

夏秦伐晉傳晉人伐秦取少梁秦伯伐晉取北翟秦以驪舉狄之也春秋書兵臯其報復不已而狄之者三秦鄭晉也康公不紹其父悔過之謀報復無已故狄之

楚殺其大夫宜申傳宜申為工尹與子家謀弑穆王五月殺闞宜申及仲歸今按春秋於穆王之殺宜申不以討賊之法書之者用賢治不肖而不以亂易亂之義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著文公之志不以雨為念故并王時而言之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不書公以盟天子之大夫諱之也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胡氏曰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為聚蓋伐而次則有抑鋒止銳以待其服之意次而伐者無故次正久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師藏禍將以致毒於人也下書伐麋則此次為欲猾夏審矣然據左傳鄭蔡宋皆與而止書蔡侯者陳鄭宋出於畏而從楚有不得已者蔡侯從楚得已不已故免三國而止書蔡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

傳廢貉之會麋子逃歸春楚子伐麋成大心敗麋師于防渚潘崇復

伐麋至于錫宄○今按楚侵伐書子始此益疆盛也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左氏本或作叔仲陸德明云仲衍字○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今拱州襄陵縣○傳會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杜氏註九年陳鄭及

楚平十年宋聽命于厥貉也

秋曹伯來朝

傳曰文公即位而來見

公子遂如宋

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

臣敗狄于鹹

傳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杜氏註鄭瞞狄國名防風氏之後漆姓鹹魯地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郕公羊作盛○傳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

春秋

卷五

八

三

人弗徇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邾來奔○常山劉氏曰祀夫子當立郕人豈得而絕之故書曰郕伯來奔春秋大居正之法也

伯來朝

傳始朝公也○杜氏註舍夷禮故稱伯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文

女故曰子以別於先君之女也

夏楚人圍巢

杜氏註巢廬江六縣東有古巢城今無為軍巢縣

秋滕

子來朝

傳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

按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并備載

公子遂辭王及賓荅之詞公子遂言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而厚賄之此足以見秦人以賄結魯而魯亦厚賄答之賓主相與以貨利而坐視露主之受兵此比事以書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

于河曲

河曲杜氏註在河東蒲坂縣南今河中府河東縣南有河曲不書及蓋言二國曲直之無以相尚而黷兵殘民其辜

均也不書敗績秦伯伐晉而趙盾帥師禦之欲待秦敝而趙穿沮其謀秦師遂遁無勝敗也秦伯趙盾皆以人書貶也

季孫

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鄆公羊作運後放此○諸見莊公二十九年註鄆魯之東鄆今鄆州須城縣也

所謂莒魯爭鄆蓋始于此前此莒未嘗與魯有爭且未嘗有事于鄆今行父首帥師城二邑以啓爭端魯自此與莒為仇而爭由鄆始書帥師

城事行
父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蘧蒢穀梁作蘧蒢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

月○大室屋壞大公羊作世○按明堂位田祀周公於大廟此大廟之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致孝享

之敬莫先於此故穀梁氏曰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胡氏曰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書壞而不書其脩

宗廟之事不可不嚴且急也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公羊會下無公字狄

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

鄭伯會公于棐公還公穀並無公字非公羊作斐○傳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

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戒之○杜氏註棐鄭地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公羊傳曰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

卷八

春秋卷五

九

主

反黨鄭伯會公于斐善之也○今按公羊氏之言有舍爵策勳之意故錄之邾人伐我南鄙叔彭

生帥師伐邾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余氏曰居喪而伐人與伐人之

喪其辜一也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傳于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

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昭公卒舍即位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

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

宋地杜氏註在梁國穀熟縣西今南京應天府也○傳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今按從楚者宋陳鄭許宋陳鄭見十一年承匡註

許則自文公圍之不服襄公又嘗伐之今始與盟會也同盟見莊公十六年晉自襄公之末楚再憑陵趙盾得政稍加和集去歲文公之朝衛

鄭求附盾因此并招致久負固之許諸侯借至然後講同盟之禮修復齊桓之故事春秋以其僭能和集不足以方首止葵丘况霸主不臨政

在大夫故止書癸酉同盟于新城而已雞澤之盟亦此例也胡氏曰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與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

是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愚謂當是時商臣有覆載不容之辜不特僭王而已春秋惡諸侯宗而事之懼豺狼之逼人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彗也。天之有彗，乃除穢布災之祥。其言入者，斗有環域入其

魁中也。傳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是後齊君舍十七年，宋弒昭公十八年，齊又弒懿公。宣二年，晉弒靈公。劉歆云：天之三辰綱紀之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胡氏曰：此三君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將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占明矣。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捷公羊作接。邾文公元妃齊姜生纘，且次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纘，且趙盾新城之盟謀立捷。菑也。盾遂以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纘，且長盾曰辭順而不從，不祥。乃還。穀梁氏曰：其曰人微之也，長穀五百乘，縣地千里，復入人之國，欲變其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曰弗克納，弗克其義也。陸淳曰：書捷菑與小白去疾同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臯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徙，故為之諱也。凡事不合理而心可嘉者，皆以諱為善。胡氏傳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壙，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壙，義弗克也。其言則困而反則也。趙盾之謂矣。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敖八年如京師而奔莒者，其奔莒而從已氏也。魯立其子文伯。

穀教生二子於莒而求復穀以為請。公子遂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文伯卒立惠。

春秋卷五

〇十

三

叔敖請重賂以求復難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愚按人之所當謹者，始終之際也。夫子之論士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况大夫乎？公孫敖為魯大夫，竄身於莒而無所歸，從其子為大夫而不敢出出入無詔於國，身死於旅而不獲歸，俯仰愧怍無以立於天地之間，故特書卒。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 舍。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陸淳曰：聞之師曰：聖人作春秋以懲姦惡，若未踰年君被弒而不

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故原情立義而以弒君書。愚謹按魯慶父之弒子般，公子遂之弒子惡，皆當從商人弒舍之例。惟奚齊以不正而特變書法必如。是而後君臣適庶之分定矣。

宋子哀來奔 高哀為蕭封人，以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今按自宋昭公在位始終無一善可稱，大臣死禍出奔者比比皆是，獨子哀潔身而去，不蹈墮身濡尾之悔，觀蕩意諸再歸而卒不免，則子哀之見幾而作。豈非既明且哲，仲山甫之流哉？故書字以與之。

冬單伯如齊 單伯魯大夫之命於天子者，自莊公元年至今已七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與。

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胡氏曰：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弒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執子叔姬而誣之。

以舉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也常山劉氏曰商人弑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舉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比面事之又執其君母齊之人均有舉焉故曰齊人執子叔姬愚謹按執無舉而書人者固春秋之例也然其君無舉則其臣當為之用而舉在上其君當討之賊而臣為之用則舉在下而不在上夫篡弑之賊人人得討之商人既弑君矣齊人不以為不共戴天之讎而相帥以為之用以至執隣國之命卿與其君之母則商人無責焉所以致弑逆之人能執魯卿與君母者不討賊之故也胡氏論之已詳其說出於劉質夫質夫春秋之學皆受於程子也此義之精非程子孰能發之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魯不能間暇明政刑以義討

齊而反因晉以求於齊行父為大夫不能請討弑 三月宋司馬君之賊晉為盟主不能奉天討於商人皆舉也

華孫來盟 華耦之來出於自請故不稱使結好合於事宜能其官也高郵孫氏曰昭公聞亂國事廢弛大臣外奔耦懼隣

國因間以謀其國於是請來盟以結好而紓難宋大夫書於經多矣惟三人以官舉又皆在昭公之世豈非節義之士因世亂而後顯與

曹伯來朝 曹伯十一年來朝今復至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敖以自出奔死

于外魯不許其歸葬齊人使之飾棺寘堂阜其子難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俟命然後許其取殯葬視公子慶父許其取葬者以難為大夫且

貴戚之卿也趙鞅之誓師曰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此公孫敖之葬禮孝子慈孫所不能改者與 **六月辛**

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註見莊二 單伯至自

齊 胡氏曰單伯天子之命大夫故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媯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也愚謂若如左氏

之說以單伯為周大夫則是齊人執王使春秋既不書其自周來魯又止書其至魯而不復言其歸京師是同之於魯之臣子無復周魯大夫

之別且無以明齊人之執王使 **晉卻缺帥師伐蔡** 戊申入

宣春秋辨上下尊王室之義哉 **晉卻缺帥師伐蔡** 戊申入

蔡 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修德以來蔡

上也缺乃以兵伐而入其國徒示威武暴及其都民而蔡 **秋齊人**

終不心服謂之能輔霸主服諸侯可乎言伐言入甚之也 **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傳齊人侵我西鄙 故季文子告于晉 **冬十有**

一月諸侯盟于扈 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

齊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齊難是以公不會書諸侯盟于扈無能為
故也胡氏曰八國之君不序略之也夫夷狄然後略之君臣同詞而不
分爵號曷為略八國等於夷狄弒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故陳恒弒
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而請討今商人弒君晉與諸侯不奉天討
受賂而退何以賢於夷狄哉書諸侯盟于扈皆當伏不能討賊之罪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

叔姬 此齊商人既弒舍而絕其母於齊故不以出夫人之例書之而
書齊人者亦若執單伯執子叔姬之法深舉其國人沒於商人
之私惠反戴不共天之仇以為君而強出其君之母莫之或正也
齊侯侵我西部遂伐曹

入其郭 郭曹國之郭中也傳齊侯侵我西部謂諸侯不能也遂伐
曹入其郭討其來朝也襄陵許氏曰魯盡禮於晉而見侵
莫恤曹修禮於魯而被伐莫救亂臣賊子
尋行不思皆晉靈趙盾失主盟之職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

及盟 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問
商人無道有弒君當討之舉文公不能明政刑舉大義以致命
使執辱邊鄙被兵與國蒙伐又使大夫自屈以請盟而不見答可謂
困心衡慮而無憤悻改圖之心書此以見魯之衰責文公之無志也
夏

五月公四不視朔 視朔即朝廟而告朔也今以疾不行二月
至五月之禮也公羊氏傳曷為四不視朔
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
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今按春秋微顯志晦
之法無往不寓以見諱國惡而不沒實之意文公以疾不視朔春秋書
之不用昭公有疾乃復之例書公有疾四不視朔而特書公四不視朔
蓋文公自是因循不講告朔之禮以致餘公不復舉行所以定
哀之時聖人有我愛其禮之言羊存而禮廢其必始於此與
六月

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鄆丘公羊作犀丘穀梁
作蓄丘故賈氏云公羊曰蓄丘齊地
○公使遂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丘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

薨 僖公夫人 毀泉臺 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
文公之母 聲姜薨毀泉臺臨江劉氏曰魯人以為為祥
而毀之非明民之道公羊傳先祖
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傳楚
戎代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代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
人帥羣蠻以叛楚麋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
楚謀徙於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
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

○十二 春秋卷五 大公十五年 小公十五年 春秋卷五

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瀝使廬戢黎侵甯及庸方城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白石溪子貝自仍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令按庸乘饑饉率蠻危楚楚一畏徙則誠無以保其國矣然禦變待敵亦制服之而已夷人宗社豈王法之所容乎楚子克庸而遂滅之其臯大矣是以人楚子而臯其滅也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杵公羊作虞○傳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事也親自相以下無不恤也宋襄夫人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天人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歸甸攻而殺之司城蕩意諸死之○謹按宋昭公為無道而書宋人弑其君者見杵臼未至如獨夫之可誅而凡與於弑逆者皆當以輕重斷獄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胡氏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死於其職自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之而不得與孔父仇牧並書者春秋無取焉爾今按蕩意諸君昏不能正危不能救坐待其死而與之同死真所謂匹夫匹婦之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傳晉荀林父衛孔達

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聲公羊作聖謚也九月乃葬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傳齊侯伐我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傳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愚按書諸侯略之與十五年盟于扈同秋公至自穀齊商人不足與會書至危之冬公子遂如齊拜穀之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高郵孫氏曰薨非路

秦伯瑩卒康公夏五月戊戌齊人

弑其君商人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邠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別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

齊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矣則商人固當討之賊也然齊人不足以為

而討之反此百稱臣而戴之以為君者三年以為賊則不當事以
則不可弒今三年事之一旦弒之亂作於大分已定之後故曰弒其君
也况商人驟施聚士以成弒舍之謀有王者作則凡前日受施推戴之
人乃同惡之黨其卑有不容貸者所以郟鄏闔職同謀殺商人而特以
齊人弒其君書之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

孫得臣如齊

傳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

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
新立而欲親魯許之胡氏曰使舉上客此春秋立文之常體其變文書
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理也于赤夫人之子今卒于弒不著其實是
為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
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弒立其君之卑著矣

冬十月子卒

名左氏曰惡公羊曰赤未知孰是若如左氏則亦晉師服所謂異哉君
之名子者也于般書名而此不書文公已葬故不名也○傳公子遂殺
大子惡及其弟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遂矯太子惡之命召叔
仲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必死惠伯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
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焉矢之中愚謂私事
公子遂敬嬴奪嫡之心也然其敬管是心者嬖故也有夫人太子而嬖

大五

春秋卷五

十四

主

寵妾則文公所以怠於事而急於盟齊簡於視朔者有自來矣人君昏
於嬖寵棄忘國政故妾媵大臣相與謀賊君嗣而不能察身死之後家
嗣二人遂見戕弒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文公之謂矣
叔彭生身為大臣既無以拯救文公又不能知公子遂之邪謀有公冉
務人之忠言不能用甘心就死無一毫扶持之實沒而不書有以也哉

夫人姜氏歸于齊

傳夫人姜氏歸

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平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
人謂之哀姜胡氏曰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非見絕於先君者
歸于齊則知其無辜異於孫于齊者而魯臣子不能事主君存適母之
辜並見矣愚按胡氏於九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傳曰出姜蓋至是始不
安於魯於傳未有見之也必要終原始而言之與適庶之亂未有季
不始於妾上僭夫人失位而致之者是以始知文公之首惡也

季

孫行父如齊

告宣公之立也沙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

莒弒

其君庶其

凡稱國以弒者蓋其君以無道為國人所弒而大臣坐視不能討賊皆當誅不赦之辜也

春秋卷第五

春秋卷第六

張洽集註

宣公

名倭一名接文公妾敬嬴之子公子遂弑大子惡而立之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

宣公受弑賊之立而居其位其臯同於桓公而十八年之間皆書王與桓公不同者法已舉於

前矣天理不可以常亡王法不可以久廢故存王以舉大法亦所以正宣公之臯也

公即位

胡氏曰宣為弑君者所立受之

而不討故如其意而書即位其與僖文之立一美一惡不嫌於同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不貶喪中逆女

者與即位同不待貶而臯惡見也胡氏曰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女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公子遂請齊立

接之始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子遂宣公之為亂臣賊子明矣不

待貶絕也書婦著敬嬴之臯也書姜不氏責夫人不能以禮自防行吉禮於斬焉衰經之中也劉氏曰婦人不專行在家制於父母夫人有貶

則父母與有臯矣胡氏曰敬嬴私事襄仲以子屬之殺世嫡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君母衰經中請昏納幣其臯隱而未

見也故因夫人至特書夫人婦姜至自齊而不書氏所以深著宣公與敬嬴不可勝誅之臯也

夏季孫行父如

齊

納賂以請會也文公世子之死在官之當誅者公

晉放其大

夫胥甲父于衛

傳十二年河曲之戰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慙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

勤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自戰及今七年

矣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臯父不治而二人有臯趙穿以盾之側室而獨免刑之偏頗如此非所以治有臯主諸侯也

公會

齊侯于平州

平州齊地杜氏曰在泰山牟縣西後漢志琅邪國陽都故地有牟臺註平州在縣西今屬沂州沂水縣

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愚謂凡亂臣賊子之所以不敢縱其欲者以有伯主大國能討之也齊乃魯之鄰其力足以正魯而惠公不明於義

利邪正之辨始許仲遂以亂魯之適庶終會平州以定賊子之位則亂賊復何畏而不逞哉會者外為志魯宣欲求寵以定位而書以齊惠之

謀也

志蓋誅亂賊而先治其黨之法與桓公鄭莊垂之會一也晉為盟主諸侯所取正而商人宋人弑君威弗能加致魯亂不治亦以見晉之無能為也

公子遂如齊公子遂自去年三見於經所以著其為惡之首也胡氏曰遂一再見於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于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為立公故以賂

齊也濟西田魯之故也僖三十一年取之於曹者程子曰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為彼強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愚謂桓公篡立求援於鄭而誘以許田宣公奪嫡主齊以自立而賂以濟西以利自固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相宜必不能以自立矣故春秋曰假曰取蔽臯鄭齊深以誅其貪利而成亂也大學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深戒以利為利孟子論先利後義者必後其君遺其親而不奪不履皆按本塞源知春秋之微意也與

秋邾子來朝諸侯朝當討之人不貶者桓公已舉王法從同同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傳宋人之弑昭公也

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

春秋卷六 二

公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故楚子侵陳宋○今按不討有臯固晉之無義而亦未至如僭王猾夏之臯大也鄭舍晉而從楚附無王之夷狄以為中國患故人之

晉趙盾帥師救陳左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今按陳無臯而蒙伐當救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當救故略之也

林伐鄭胡氏曰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故書救以與之愚謂與之則見諸侯之來會者固義舉矣然不曰會趙盾而曰會晉師蓋鄭之從楚亦盾不能治齊宋有以致之若再書其名則書重複而予之大過矣故止曰會晉師而不再書盾詳味書法然後見聖人抑揚之當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公羊作柳○

杜氏曰崇秦之與國任公輔曰按地譜商有崇國在京兆鄠縣甘亭○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穿侵崇秦弗與成胡氏曰求成大國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為護甚明意者趙穿已有邪謀欲得兵權託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不能裁正也弑君于桃園而

晉人宋人伐鄭傳晉人上卿以志同受惡名其端見于此矣

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修趙盾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諱於楚○晉受宋賂不行天討鄭以是叛中國而晉人復與宋伐之不能服鄭又致明

年之師故
稱人臯之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

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大棘杜氏註在陳留

襄邑縣南今襄邑屬拱州。傳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宋以弒君致寇而不服臯故書宋及猶曰華元為志平此戰也書師敗又書獲華元師與將之輕重適等也。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晉趙盾救焦。胡氏曰晉用大師於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故書侵秦人為是與師報怨則問其無名之師故書伐。愚謂欲求成而反召兵所以深著趙穿之妄動干戈而欲竊兵權誅其意也。

夏晉人宋人

衛人陳人侵鄭傳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胡氏曰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楚有辭矣趙盾去之以理曲故也故去其名氏而稱人書侵而不言伐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

臯臯公羊作獬。趙盾為大臣任一國之重無能改君之德而君將殺之惟去以全身然後其義明此盾接漸而行之時也况鉏麇提彌明皆為靈公之欲殺盾而死矣盾之去寧可後哉趙穿平日好勇犯上數千軍令追秦軍之役不待元帥之命而以其屬出晉軍欲薄秦師而穿當軍門呼以沮成筭盾保庇之不黜不放心曲意容養使之在位及至靈公欲殺盾而盾偽出奔穿弒公于桃園則未出山而歸復其位若取穿尸諸市朝猶可以自明也乃使穿逆公子黑臀而為君前日庇之今日不討而用之董狐非子而誰之言是乃推見至隱而歸弒於盾真至公之筆也聖人豈得而易之哉。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也文十五年即位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

郊猶三望此又因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也而僭禮之中復有忘哀從吉之臯郊牛者本養以祀天之牛也公羊氏曰

養牲者養二一郊牛一稷牛也然必卜而用之卜帝牲不吉則以稷牲卜用之帝牛必在于滌三月稷牛惟具郊之必祭稷者王者祀天必以其祖配之故也愚按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為成王制禮耳非魯之所得用也况有三年之喪乃臣子斬衰奔赴之時豈可僭天子越縉行事

年六

年六

年六

年六

年六

年六

年六

年六

之禮此春秋所以特書之并書葬匡王胡氏曰四月而葬王不室猶三望以譏其可已而不已也

情慢也其楚子伐陸渾之戎陸公羊作賁公穀無之字○陸渾子本允姓居瓜州僖公二十

年晉惠公與秦遷之于伊川在唐為河南陸渾縣地今河南府伊陽縣北二十里有陸渾縣故城○傳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

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胡氏曰夷狄相攻而特書于策者陸渾在王都之側楚子伐之又

觀兵周疆而問鼎嚴猶夏之階也夏楚人侵鄭傳春晉侯伐鄭及郟鄭及晉平

故也○胡氏曰不書晉之伐鄭之平者仲尼削之也鄭自宣元年以晉之受賂縱暈為不足與似矣而楚豈所當從乎今晉成新立其僭歸霸

則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遷善故獨著楚秋赤狄侵齊赤狄狄人侵掠之臯書侵鄭則及晉平可知矣秋赤狄侵齊赤狄狄

孔氏疏云謂之赤狄白狄者俗尚赤衣白衣也地譜洛州春秋赤狄之地○襄陵許氏曰楚狄迭擾南北此中國大過棟橈之時也宋

師圍曹傳宋以母弟湏及昭公子之亂逐武穆之冬十月丙

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族二族以曹師伐宋宋師圍曹報之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可

公伐莒取向向見隱二年註○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此心之公

正自足以感之也今以宣公而平二小國若出於公不必假齊一言而彼已服今挾齊為重而莒尚不肯伐莒而齊不復與復取向以自益春

秋深以著宣公此心之秦伯稻卒秦共公也夏六月乙酉

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傳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拍動以示子

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龜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

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謹按公子歸生位為上卿久執重權國

事由已乃不能鎮服姦邪遏絕萌孽又脅於邪謀撓而從之位尊責重故春秋定為戎首以戒大臣不能持正而阿附惡人者所以示國討之

法而明事君之義也○胡氏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以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嘗統大眾久得兵權聞宋逆謀先事誅之猶反掌耳夫據生殺之

柄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而從之乎計不出此願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何其倖也春秋以為逆之臯歸之歸生若司馬

春秋卷六

四

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賊不至失身而為人制矣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

至自齊

胡氏曰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至者危之也。今按此所謂危與相二年書至自唐同意

楚子伐鄭

傳鄭未服也。今按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五鄭入之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人之不振有自來矣

五年春公如齊

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

過也杜氏註往朝見止厭尊毀列辱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

子叔姬

左氏作叔姬無子字據高固及子叔姬來有子字當從公穀氏曰稱子者別於先公之女其曰來者以公自為之主也嫁女於大夫而不使大夫主之則厭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鄭國褊小楚公子圍貴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宣公以國君而逼於高固強委禽而請昏其女不知以禮為幹以守身而取辱春秋詳書臯宣也

叔孫得臣卒

不書日也。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反馬也胡氏曰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高固親來非禮也况見逆未易歲遠歸寧乎故書及書來以著齊臯也禮法之所禁不可犯也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禮而不忘人欲肆矣故以為非常特書為後世戒

伐鄭

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傳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胡氏曰按傳稱陳及楚

平林父伐陳而經不書者以侵陳則平楚可知故也已之有闕不內省德而以兵加之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之所主盟者非其道也愚按屢失幾會大義不立營營救鄭以致楚人益陵諸侯攜貳茲晉之所以失道歟

冬螽

胡氏曰傳謂螽為穀災虐取於民之效也先是代莒取向一再如齊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矣宣公遇灾不知遷善以補前愆而用兵不息國用空乏卒改助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經於螽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以示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謹其所感也

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傳孫相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穀梁曰來盟晉

傳孫相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穀梁曰來盟晉

傳孫相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穀梁曰來盟晉

傳孫相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穀梁曰來盟晉

傳孫相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穀梁曰來盟晉

傳孫相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穀梁曰來盟晉

傳孫相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穀梁曰來盟晉

傳孫相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穀梁曰來盟晉

前定也胡氏曰來盟所以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效信又歃血以固結之也衛欲為晉致魯而魯宣專於事齊初未與晉通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及公會晉卒以見辱盟非春秋所貴義自見矣

秋公至自伐萊

萊杜氏註東萊黃縣地今登州黃縣有萊山○胡氏曰平莒及邾魯欲也故書及伐萊齊志也

故書會繼以伐萊致則師行之危可知見齊侯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陵弱而宣公惟命之從也

大旱

此年冬蝻旱觀其所感

可見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黑壤

晉地一名黃父○傳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相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

晉人止公于會公不與盟以賂免盟不書諱之也○凡盟會而不得見不與盟直書之者曲不在公也若夫見執且不與盟而悉諱之則其曲在公矣宣公私昵於齊而不事盟主故盟見執而不

得與臯以賂而苟免於是諱之則宣公之臯可知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

見執於晉踰年乃至夏六月公子遂如齊

至黃乃復

黃齊竟上地○大夫奉君命出境死生以之未致使而死以尸將事禮也書至黃乃復與公孫敖不至而復同

卒九

卒九

春秋卷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臯其違君命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事謂時祭也垂齊地非魯竟故

書地仲遂得臯於文公以公子翬不書卒之例不當書卒今特書其卒以事之變卒之也書仲遂其字也蓋宣公德之與公子友之於僖公同

有輔立之恩故亦用公子友例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也觀無駭之不氏則知季友仲遂以私恩而變前世命氏族之法春秋特書以示戒故臨

江劉氏云譏自是世仲氏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繹者明日之祭所以賓尸也呂氏曰萬舞文武

二舞之總名也籥舞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羽也萬入去籥者文武二舞俱入於二舞中去羽舞吹籥以其有聲也去其有聲而用其舞者以仲遂之卒知其不可而為之也此蓋正祭之日仲遂卒于垂則次日已聞之股肱之痛賓尸之祭為可已也行吉

禮於方聞喪之時雖用舞而僅去其有聲者是知其不可而猶為之也○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謂之和仲遂有殺嫡之臯宣公以其私於已而愛之生賜之氏今出使未畢中道擅返不正其臯其喜樂既不以正聞喪當哀又復心知其不可而故行吉禮春秋謹書始末以見其心不正

而施之宗廟朝廷者謬矣如此詳

戊子夫人嬴氏薨

嬴公穀作熊○

宣公母敬嬴也胡氏曰成風屬僖公於季友及僖公立正夫人之位嫡妾始亂春秋於風氏始卒四貶之禘致夫人去其姓氏秦穆不稱夫人

而施之宗廟朝廷者謬矣如此詳

祭叔召伯含賜會葬王不書天敬贏
視效援例自立而無貶從同同也
晉師白狄伐秦白狄今丹州延

州銀夏之地○傳白狄及晉平會晉伐秦○愚按白狄秦同壤之國也
晉與秦自侵崇啓釁七年而未已晉與為婚而結以伐秦黨戎狄以擾

中國也自此至成公十三年
呂相絕秦之詞皆連兵之事
楚人滅舒蓼蓼穀梁作鄆○杜氏註舒蓼二國名

或曰地譜上義陽之蓼不與羣舒近蓼已滅於楚見文五年此即如舒鳩
舒庸一國也○傳楚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胡氏

曰楚夷自相攻滅書而不削者楚盟吳越勢益強
大經斯世者當以為懼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也
秋七月甲子

日有食之既杜氏註月三十日食○此自文公以來二十年餘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

日中而克葬敬嬴公穀作頃熊趙子曰頃惡謚也宣公必不以

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胡氏以為敬嬴事襄仲而殺嫡立庶逐去哀

姜之咎證雨不克葬天理之不可誣也又曰僖公享國八年然後成風

致于廟敬嬴於宣公元年穆姜即稱婦婦有姑之詞見敬嬴以子

貴援例亟立為夫人也貶於成風之賻葬而此不復貶謹其始也
城

平陽杜氏註泰山平陽縣今襲慶府鄒縣有南平陽城
楚師伐陳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泰山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齊無哀甚矣
公至

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胡氏曰當歲首月朝齊而夏使大夫聘京師公享國九年於是纔一

聘其於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
行必至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
齊侯伐萊襄陵許氏曰狄比侵而不報萊

不敢犯亟伐之畏強
陵弱可以觀惠公矣
秋取根牟杜氏註根牟東夷國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今屬密州安丘縣

八月滕子卒傳滕昭公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傳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

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
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卒于境外故書地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胡氏曰晉成公衛成公皆不書葬魯不會也衛成

事晉甚謹而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使孫
良夫來盟以定之及宣會黑壤而晉止公是以扈之會魯
獨不往二國赴喪皆不往會以私怨廢禮忘親其辜著矣
宋人圍

滕 傳因其喪也今按不哀有喪用兵圍之北事以著其不仁也 **楚子伐鄭** 晉郤缺自

師救鄭 傳六年厲之役鄭伯逃歸故楚子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

日矣胡氏曰宣三年晉成初立鄭舍楚從中國楚與師伐之臯也故稱

人次年歸生弒君楚師致討稱爵與之也然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

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亦貶之也今此書爵豈與之乎下

書卻缺之救則知臯其親以重兵侵暴中華矣故一字之褒貶所以為

著明也 **陳殺其大夫泄冶** 泄左氏本作洩今左傳本多因唐人諱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泄冶諫曰公

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以告二子二子

殺泄冶○胡氏曰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大夫則不

失其官守而殺之者有專殺之臯矣治無臯而書名者治以諫殺身者

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喪身之禍從之故書名以為徵舒弒君滅陳之

端以垂後戒此義繫於名而書名者也或曰泄冶以諫死而無褒詞何

也愚謂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方靈公君臣驅馳於株林之時

泄冶知其不可諫潔身而去之可矣至於褻慢朝廷衷服而戲則立於

其朝者雖欲默而不可得矣泄冶失於不能知

幾而早辨是以不可與宋子哀同日而語也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傳齊人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今按書歸田而言我者言此田魯之

舊封而非齊之所得專也不言來歸者請而得之也謹及闡歸於取之

年故不言我今歸於十年之後故書我也特書曰我則取之

丙辰日有食之○巳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

奔衛 傳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惡其福也公卒而逐之奔

衛○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今按特書其氏見崔杼

之宗強於齊故勢足以偏高國雖今日逐之而尚能復歸於齊也如崔

成之徒後日卒自遺滅宗之禍豈非族大勢張而不知制節謹度卒凶

于家禍于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傳公如齊奔喪○胡氏

國也與 **癸巳陳** 齊喪天王之葬使微者會而使公孫歸父會齊侯之葬其不

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

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胡氏曰禍莫大於拒諫而

殺直臣泄冶不憚盡言正以靈公君臣淫縱恐其及禍不忍坐視而言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之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弒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愚謂
古人以禮為防閑而人君之尊有妃偶嬪御之待有居處出入之奉有
廉恥羞惡之限所以養其尊貴者至矣何至驅馳於株林以為樂哉泄
冶之諫夏南之詩皆以其捨人道而躬為禽獸之行也考之國語前年
單子如楚過陳時泄冶未死也單子歸而告王以陳侯帥其卿佐南冠
以淫於夏氏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已見之於三年之前矣能無及乎
觀春秋之所書弒君如陳平國齊光蔡固以千乘之主而自儕於閭巷
小人所不為者心術之惑可不戒哉

六月宋師

伐滕 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宋師伐滕○胡氏曰稱師用衆也鄰有
弒逆不能聲舉致討乃用大師以伐當恤之小邦故特稱師以

著其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胡氏曰歸父仲遂之子也宣
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又

以濟西歸之故生則事之不辭屈辱歿則親往奔喪使貴卿會葬○愚
按春秋書此深著亂臣賊子不復明送終之正禮故缺於天子而厚於
強國豈非九伐之威不行而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愚按稱人者貶其捨亂臣賊
子之大惡而輕動干戈以討迫於強令無所適從之小國桓五年諸侯
從王伐鄭之 經詳言之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傳劉康公來報聘杜
註康公即王季子

其後食邑於劉謹按宣公事周簡慢極矣僅遣一介而重臣繼來書以
見王室之無政如此故許翰曰自是王靈益亡王聘益輕春秋王聘不
復錄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公羊作類杜氏註魯國
在襄慶府鄒縣為邾魯二國之境 大水 陰長陽消夷 狄乘釁之衝 季孫行父

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傳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
往奔喪卿共葬事矣修聘宜可緩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宣公不知
以禮為國而謂妄說可以免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蓋理曲氣
餒能無畏乎故備 齊侯使國佐來聘 傳國武子 饑 王政以
重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螟螽之災多矣不以饑
書今大水之後特書饑者著宣公煩於事外國用無節上下用竭故一
遇水旱遂致乏食耳苟卿論本末源流賈誼論 楚子伐鄭 傳楚子
蓄積皆明於為民而知春秋書饑之意者也

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比諸侯之師成鄭○胡氏曰九年楚子伐鄭稱
爵者貶詞也蓋下書晉卻缺救鄭則舉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
者直詞也以傳書士會救鄭逐 楚師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

稷陵。辰陵穀梁作夷陵杜氏註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今淮寧府西華縣。傳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

與其來者可也乃從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楚莊於是合二國為盟而欲討陳夏徵舒也春秋以晉齊二大國方且用兵于莒狄而不能討

獨楚莊合諸侯以討之所以楚子書爵於陳侯鄭伯之上與之也。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言恃晉而不事齊魯從齊而伐之事齊故聽命也兵不討亂而附強凌弱深著齊魯之辜也。秋晉侯會狄于

欒函。欒函狄地。傳晉郤克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故會于欒函。今按書會狄者內中國而外狄也晉侯為盟

主而往與狄會捨夏徵舒之辜以遺楚討使楚舉大義以加於中國又欲與楚爭鄭楚直晉老所以敗于邲也。冬十月楚

人殺陳夏徵舒。傳楚子為陳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夷狄也能殺夏徵舒而其書之也與衛殺州吁蔡殺陳佗一例書之者

所以明亂臣賊子人道共惡人人得討不問中國夷狄所以廣忠孝之路而拯救三綱於大亂之日也。孫氏曰丁亥楚子入陳納

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傳楚子入陳殺夏徵舒遂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謂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汝獨不慶何故對曰徵舒弑君其罪大矣戮之義也諸侯之從也曰討有辜也

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陸氏微旨曰入人之國又納淫

亂之臣邪也故明書其爵以示不正春秋之義彰善癉惡纖芥無遺種事原情瑕瑜不掩斯之謂也。胡氏曰公孫寧儀行父此二臣者從君

於昏宣淫于朝誅殺諫臣致君見弑蓋致亂之臣肆諸市朝與衆同奔然後足以終討亂之義而快於人心今乃詭詞奔楚託於討賊復讎求

脫其辜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猶人有飲醜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強以毒飲之也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

強納之也為楚莊者若能瀦夏氏之官封泄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於陳衆置其君而去其庶幾乎。愚按孔寧儀行父必因奔楚誘

楚子以利故楚子殺徵舒而縣陳微申叔時之言則陳遂亡矣楚莊懷夷狄貪婪之心而尚能以義自克故封陳而不取然見善不明而非有

改過不吝之公心所以雖封陳而終宥陳之亂臣復納諸國聖人予善之弘待人之公先旌其討賊之義然後著其入陳且納亂臣之辜使楚

莊之善惡功罪顯然明白詳味此編則知非聖人莫能修而游夏不能與者矣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公羊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

惡一也臣子不能討而有天子方伯四隣同盟方域諸侯四夷君長與凡民皆得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

楚子圍鄭 傳楚子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楚入盟子良出質○胡氏曰入皇門至達路即其國都矣不書入而止書圍蓋陳之亂天子方伯不能討而楚能討之故從末減以見誅亂臣賊子之為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邲鄭地地譜鄭州城下管城縣有邲城在縣南○公

羊傳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大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耆老而綏焉請雖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而微至乎此親自手旌左右擁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瘡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臣民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杆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

大二十

春秋卷六

十一

原

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太國也王師瘡病矣君請勿許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避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人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眾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人○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先穀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楚子北師次于邲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政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臯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先穀以為詭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詞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跡於鄭曰無避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

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從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且怒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以輓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聘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祀于河作先君官告成事而還。今按經書荀林父及之者言林父之為志乎此戰也蓋晉不能討陳亂已失三綱軍政之本乃欲恃力以爭鄭不知楚莊既討陳亂則師出有名而所以施於鄭者又進退得宜勇怯中節林父上不能輔君討亂以行主盟之大義而此行本為救鄭而鄭已服楚軍政失於輿尸士殺之徒恃強專制故林父雖知楚之不可敵而不能止諸帥之從楚師觀公羊之言則知楚子之所以勝觀左氏之言則知晉之所以敗此春秋所以不書晉之救鄭而特以林父主此戰著其敗師之辜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

楚子滅蕭

蕭宋附庸國也。傳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明日蕭潰。胡氏曰假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夏氏之義重也末滅而書入惡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末滅而書圍與

大序 春秋卷六 〇十二 述

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人之國不可救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辜也其日謹之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清丘衛地譜今濮州臨濮縣東南有清丘。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

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胡氏曰楚既入陳圍鄭敗晉滅蕭憑陵中國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於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求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書人譏失職也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辜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可知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傳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陳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

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胡氏曰陳有弒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不能內自省德遠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陳未有辜而受宋師為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以怒強楚自此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自見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傳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傳以其救蕭也。今按孟子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宋不知屈伸消長之道而欲以區區之力強中

國由此致伐。胡氏曰：楚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為宋人計者。凶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秋冬蝱**。○冬，晉殺其大夫先穀。傳：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胡氏曰：先穀違命大敗，晉師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辜焉，晉人治其辜而戮之，義也。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者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更駢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欒，暨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今荀林父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與稱國以殺，不去其官，辜累上也。○愚謂盡滅其族，必怒其召狄也。然越椒將攻王而楚莊尚思子文治楚而復克黃之所，先穀先軫之孫而滅其族，蓋晉之德刑皆不足以敵楚矣。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傳：清立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不去。

曰：臯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我則為政而抗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蘇氏曰：孔達則有辜矣，而衛人用其言。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以于盟主，故稱國以殺。辜累上也。

大五十一 春秋卷六 十三

○晉侯伐鄭。傳：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張代子良于楚。○愚謂：屈而知伸，敗而能改，可以興矣。晉所以敗，由大義不明而爭與國也。今敗未兩歲而復興，率鄭之師，故書晉侯以著其師之為報怨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劔及於寢門之外，卓及於蒲胥之市。九月，楚子圍宋。○胡氏曰：經於宋，伐陳，特書救陳，以著宋辜。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

葬曹文公。○冬，公孫父會齊侯于穀。胡氏曰：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臣以外臣而出，位以抗諸侯，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以歸，父會齊侯，蓋魯素率齊而宣公之立，公子遂主之，故其父子常親于齊，而齊亦不復討等。

葬曹文公。○冬，公孫父會齊侯于穀。胡氏曰：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臣以外臣而出，位以抗諸侯，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以歸，父會齊侯，蓋魯素率齊而宣公之立，公子遂主之，故其父子常親于齊，而齊亦不復討等。

列之不班從而與之會也非禮甚矣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

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乎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乎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春歸父會楚子于宋。胡氏曰楚不假道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圍以為聲援猶云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

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發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楚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闢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曰諾勉

春秋卷六

十四

世

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吾今取此而後歸耳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耳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吾猶取此而後歸耳子反不可乃引師而去之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乎者在下也

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氏今潞州

城縣杜氏註潞赤狄之別種氏國故稱氏子爵也。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狄于曲梁辛亥滅潞。胡氏曰上卿為主將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潞嬰兒不死杜穆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鄆舒為政而殺其君之夫人又傷其君之目則鄆舒者卑之在也為晉計者執鄆舒輟諸市立黎侯定潞子改紀其政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以其君歸何不仁之甚哉春秋

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

伯

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杜氏註王子捷即王札子穀梁曰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

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

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襄陵許氏曰拓跋魏世高歡魏張
昇之變而生亂心梁世梁武在位王侯專殺政法不施遂以亂亡無感
平周之無以秋秋冬蝻蝻公羊作蠖。按自六年至今三遇蟲災而水
令天下也。秋冬蝻旱未與焉此宣公不修德節用愛人之所感也仲

孫茂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婁公羊作牟婁恐當從之聲之
訛也杞邑。大夫相會蓋始於此

初稅畝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公羊傳初者何始
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以書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

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平什一大貉小
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古者什一藉而
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
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以公之與民為
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胡氏曰孟子曰耕者藉而
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于其野矣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
用稅也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立冬冬蝻生蝻蝻子也滋生而
將為害是以記之

也宣宣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蝻蝻之後甚言國無蓄積而民無以生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傳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按晉自不得
志於楚而一意用武於狄兼并其地會書人深貶之也夏成周

宣榭火榭公羊作謝火公穀並作灾。成周者周之東都今之洛
陽宣榭者廟無室曰榭杜氏以為講武屋宣王南征北伐
講武於此詩所謂復會諸侯于東都因存其廟蓋古者祖有功故百世
不毀也。胡氏曰呂大臨考古圖有邢昺稱王格于宣榭是知宣王之
廟也周衰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秋郊伯姬來歸傳
室不復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冬

大有年宣公奪嫡而立王誅不加而天災飢饉之禍屢降
今年大有年亦所以記咎證常多故日記異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

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胡氏曰日
卒書名赴

得禮也葬不月其略在內宣公不知禮義邦交之實送終獨厚於齊而
利害不切於身者皆薄其禮大則君親次則盟主又其次秦衛若滕雖
赴告而不會葬考春秋之備書而

宣公不謹於事上交鄰之臯見矣。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宣公不謹於事上交鄰之臯見矣。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宣公不謹於事上交鄰之臯見矣。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宣公不謹於事上交鄰之臯見矣。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晉傳

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晉師還此蓋卻克怒齊之甚假同盟之禮約束諸侯共伐齊也

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

弟叔胙卒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胙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泰山孫氏曰不曰公子公孫以見胙無祿而卒也胡氏曰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傳晉侯衛世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

侯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疆為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公伐杞○夏四月○秋

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

公羊傳戕郕子于郕者何殘賊而殺之也范氏曰于郕惡臣子不能

大

春秋卷六

十六

圭

難○胡氏曰邾人蓋嘗執郕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郕者所以深責郕之臣子至此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梁作呂○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胡氏曰不書葬者

恐民之惑而避其

公孫歸父如晉

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亦有寵欲去三相以張

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胡氏曰宣公刻意事齊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卻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向背者也况欲以晉人去三相夫輕於背大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末未有能成而無悔者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日至

笙遂奔齊

笙公穀並作檉○傳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

能治後之人何臯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遂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胡氏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孟莊子之孝以其不攻父之臣與父之政也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赦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返而君薨在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

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齊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築遂奔齊者畢成公
君臣死君而忘父亟逐之也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
秋所以作不
可不察也

春秋卷第六



